

大竹岚狩猎笔记

DAZHULANSHOUJIE
• Biji

陈 佐 洱

封面：王 小 飞

插图：刘 健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大竹岚狩猎笔记

陈 佐 洱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.5印张 45千字

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 0.26元

目 次

夏令营来信	1
大竹岚啊大竹岚	4
猎熊	10
打虎	23
射野猪	32
抚鹰	41
新捕蛇者说	54
深山里的岩蜂和人家	67
网鸟与炸狸	76
捉猴	86
追踪	96

夏令营来信

——《大竹岚狩猎笔记》序

亲爱的朋友：

你恐怕想象不出，我是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、多么美丽的“凉岛”，给你和其他的远方少年写信。

响彻营址的起床号声吹红了满天朝霞。在朝霞里，我头顶上那棵从世纪前幸存下来的水杉树，象一顶撑开来的闪射光彩的巨伞。朝霞还把四周的峭壁和绕过营房的清溪映得红亮红亮，就连在我手中被微风轻轻吹起的信纸，都象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……漫山遍野的鸟雀啁啁啾啾地唱起来了，它们丰富而悠扬的大合唱比二胡独奏的《空山鸟语》、唢呐独奏的《百鸟朝凤》好听多了，真切多了。

此刻，这个武夷山中的小公社正在苏醒。许多新来的朋友——参加生物夏令营的共青团员、少先队员们从营房里跑了出来，跑到山上，跑到溪边，和我一样地深深呼吸着清润的、有点发甜的空气。有人挥舞着

捕虫的纱网，向巍巍大山高声呼唤着：“呜——呵——”“呵——呜——”山谷里传出接连不断的回声；有人提着粗大的毛竹水桶洗脸、泼水，“哈哈哈哈哈”的笑声随湍急的溪流一直翻到我的脚下。据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洪水泛滥、一片荒芜，后来来了俩兄弟，一位叫武，一位叫夷，他们带领人民劈山凿石，疏通河道，终于训服了水害，把荒山开成了茶山，使沙滩变成了良田。这条河道从我们的营地往东流下去；而挖出的砂土，便堆成了九曲溪两岸六六三十六座秀拔奇伟的峰岩。这儿的山水早已闻名天下，等我们乘坐竹筏去游玩时，老艄公还会讲出不老少有关的神话传说呢。

然而，所有这一切，以及在生物夏令营里度过的有趣生活，只能在下一本书里写给你了。现在我要向你介绍的是……

呵，等一等，现在太阳升起来了。还是让我先把晨光描述一番吧：天上所有的云朵都镶上了耀眼的金环银边，又变幻出散花飞玉的奇光异彩。你瞧，无论是跑上山的、奔下溪的，或是站在营部门口桥上的人都沐浴在灿烂的晨光里了。探索生物宝藏的夏令营活动今天即将开始。大家都踮起脚跟，伸长脖颈，不约而同地向西南方眺望着。那里耸立着好一派山脉呀！特别郁郁葱葱，气势雄伟，吞吐着一缕缕浅紫色的云烟。它们不

与外山相连，而外山却环绕拱卫着它们。那些昂首向东的峰峦，多象一匹匹奔驰腾跃的骏马呀！

这一派山脉，离武夷风景地约五十公里。它们的背后，便是生物科学工作者日夜向往的四十万亩宝地——大竹岚。我刚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春、夏、秋、冬。好吧，我这就向你介绍大竹岚的风貌，讲讲在自然保护区建立以前人与动物打交道的故事。随信给你寄去一套我的笔记一共有十篇。除了头一篇是特写外，其余的主要是狩猎笔记——是一些惊心动魄、稀奇古怪的山林生活日志。

写得很粗糙，至今也没花大功夫去整理。请你读的时候多多包涵，提出批评。

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于武夷宫外



大竹岚啊大竹岚

如果你热爱祖国的名山大川，如果你热爱绿色的大自然，就请到闽北的大竹岚去吧！

在那翠竹留云的山岗上，有五棵经过第四纪冰川运动才遗下来的水杉；在那雾岚缥缈的丹崖上，有一对千年相望的雌雄银杏。它们躯干高大、枝叶端庄、华盖如云。这些在许多国家里已经绝迹了的高等种子植物，被称为“活化石”；但在中国武夷山大竹岚的门口，却生意盎然地并排挺立着，飞扬着星星的白花，仿佛随时都要向来访者叙说沧海桑田的万古变迁呢。

大竹岚，千崖竞秀，万壑争流，到处鸟啼猿不见，花落树犹香。虽然出现人类文明至今不过万余年，而古老的处女林和原始生物群落却早在六亿年前，就在这块“华夏活化地台”上以众多的门、纲、目、科、属、种布置了一个莫大的生物博览院。武夷山从东南向西北的走向，挡住了太平洋吹来的海风，热空气上升，再上升，

在地貌优越的南麓降下大雨量，造成了温暖、湿润的气候。于是，山上山下蓬蓬勃勃地长出了参天擎云的乔木、苍郁繁茂的灌木、浓翠逼人的草本、绿茵如毯的地被；于是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深山密林里，集合了地球表面上六大动物地理分布区中古北、东洋两大区系的飞禽走兽、游鱼鸣虫，猪熊云豹、华南虎、狒狒、马鹿、蟾蜍、眼镜王蛇、四尾蜥蜴、红嘴相思鸟、白蝙蝠……以及不常为人们注意的光怪陆离的无数微生物。

山高，云浮，溪流，鸟兽的遨游，历历在目。林密，草浓，花艳，从早春起，这里就是开不败的鲜花世界。最早露面的是淡黄色的迎春花、粉红色的鸡心花，一朵朵，一丛丛，花团锦簇；紧跟着它们开放的是白色、紫色的杜鹃花，火一样的映山红一夜之间便烧得满山遍野红彤彤的；再过二十几天，蓝色的花影迷离的蝴蝶花跟着和煦的香风翩翩起舞了，而在此时，拖着两条尺许长的彩尾蛾蝶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互相追逐的嬉戏。蝶花、彩蝶，彩蝶、蝶花，成双成对地在大竹岚里飞舞，有时候真叫人分不清哪一对是植物、哪一对是动物。……到了夏天，请到幽深的山谷底下来，临着叮咚弹琴的泉水，你一定能闻到沁人心肺的清冽芳馨，找到著名的建兰。要是过了重阳，这条被草木映得墨绿墨绿的溪泉就变样了，变成腾跃的“金龙”，两岸盛

开的野菊花将把它染得流金飞黄。

在这条或那条藓苔苍润的溪泉边，你把握了“研究亚洲两栖类动物的钥匙”。这里栖居着各种奇怪的蛙类，都是大自然千百万年来别出心裁的造物。有的从小就拖着两条瘫痪的后腿，只用强健的前腿蹦跳；有的头上生着两只、三只甚至四只角质的硬角——这是走遍五大洲只有在这儿才能见到的“角怪”。稀罕的活宝多着呢，瞧，这一株木质坚硬的黄杨木翠蔓蒙络摇缀，忽然树上的一根青藤荡悠，跳下来一只“小松鼠”，才饮了两口水，大概听见了你的脚步声，又纵到了对面的花榈木上。这灵巧的“松鼠”只有钢笔长短，大概出生不久吧？怎么没有蓬松的大尾巴？怎么脑袋、耳朵都是圆圆的呢？仔细端详，原来是只猴子。捉来一称，只有四两重。《武夷山志》里记载，古人曾把这类猴养在书房里，教它蹲在笔筒上研墨助兴，因而它得了个“笔猴”的美名。

在大竹岚的连绵青山上，不但长满了粗壮的毛竹，而且遍布着名贵的香榧、楠木、榆木、铁杉。尽管猛兽随时可能出没，某个树洞里潜伏着上百条毒蛇，但决不会减弱勇敢者继续探索的决心，因为与你同行的有著名的武夷山猎手和蛇医。你一定庆幸来到了“百草园”，竹叶人参、鸡爪黄连、天竹桂、独活……随便采吧，俯拾皆是。

你踏着大步，从飞泉茂树的山谷向峭拔凌云的黄冈山登攀，一路上饱览着形形色色的春季脱叶热带林，秋季脱叶温带林以及耐寒的针叶常绿林。当踏上了千米以上的峰巅，如盘的大红山茶花就争相扑入你的眼帘。它们一边开花一边结籽，“娘不离子，子不离娘”，花是凉血止血的良药，籽榨出的油可供食用和工业用，都是人类生活的好朋友。

大竹岚简直是个琳琅满目的鲜果大仓库。自夏入秋，山枇杷、山梨、山桃、山葡萄、山荔枝、酸枣、毛栗、南斑楂……碰上了季节，你准会撑着肚子出山的。还有那形状象皮球似的特产——福建猕猴桃，一粒粒包裹在细细的绒毛中，初见了可别嫌弃它，剥了皮，一咬就是一包甜蜜蜜的汁水，而且富有多多种维生素，制果酱、酿酒，都是上好的原料。它的种子已经远渡重洋，在朝鲜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发了芽。

深秋了，也许你正倚着一块赤黑斑驳的飞岩欣赏山果，蓦地，从一条折复绕山的峡谷里飘飞出一朵吱吱喳喳唱歌的“彩云”，越飘越近、越低，降落到一片盛开的花丛里。请别瞠目结舌地为这奇迹般的云彩诧异。那是一群钮扣大小的蜂鸟呀，有成千上万只，一边吸吮着花蜜，一边欢畅地高鸣。

呵，在林中吐云、云中走林的山坳里来一顿尝鲜的

野炊吧。除了容易猎取的蛇肉、野猪肉，只须到溪河畔的油桐树下，铺盖着苍苔碧藓、枯枝败叶的地带走一走，就可以获得最佳的佐菜——蘑菇、香蕈、松蕈、草菇，如果运气好，还能采到象猪耳朵大的黑木耳。不过要小心，别让色泽妖艳的毒蕈迷惑了眼睛。……

恩格斯曾指出：“必须下决心承认，不仅整个地球，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



动物，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。”横空出世、顶天立地、蔚蔚萧森的大竹岚呵，蕴藏着无数植物、动物和微生物新种、蕴藏着它们前世无数奥秘和未来预兆的大竹岚呵，实在是研究华夏、亚洲、乃至世界生物演变史的富饶基地。

一九七九年七月，国务院把大竹岚划入了新建立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中。

朋友，到大竹岚去，到祖国的又一个“西双版纳”去吧！



猎 熊

——笔记之一

苍郁繁茂的竹林，浓翠逼人的竹林。空气是绿的，光线是绿的，千万株水桶般粗的绿竹直耸绿色的云天，密密层层，根根相连……大竹岚真是名不虚传的綠色世界哪！

为了考察大竹岚的资源，我请老猎手老李作向导，深入了这块宝地。这位大竹岚的主人鹤发童颜，虽已过了花甲年纪，却满面红光，脸上几乎找不到一条比较深的皱纹。据说，这是常吃虎骨膏、喝五步蛇酒的功效，他提着一杆长筒火铳，背着个鸽笼，穿林过岭几十里路，未喘一口气。一路上，只见他弓着腰，观察着一株株破土的春笋，眉开又眼笑，他是多么热爱大竹岚呀！

山林里静悄悄的，好象百鸟约好了午休似的，谁也不唱歌，不聊天。忽然，隐没在前方竹幕中的猎犬“汪汪”叫起来。老李警觉地直起身，一推歪戴在额头上的

绿军帽，对我作个手势，就向前跑去了。我也紧张起来，忙把自己手中的那杆火铳上了膛，尽量不踩出声响地跟上前去——在一块小小的开阔地上，绿染的景色遭到了破坏，太阳象透明的瀑布从折断了腰的竹林上泻下来，照着满地的笋皮、竹叶。一只棕黄色的卷毛猎犬绕着圈子，蹦跳着，叫个不停。

“孽作！看把这片竹林糟践成什么样子！”老李气得直跺脚。竹子，是大竹岚的生命核心，这里的许许多多的动物、植物和微生物都是围绕着竹子的生存而生存的。为了使得大多数生命得以隐蔽、发展，有时候就不得不驱赶或者消灭一些破坏竹林的害兽。

这是什么害兽呢？它逃到哪里去了呢？老猎手皱着眉头，两眼射出锐利的光芒，向上下左右巡视。渐渐地，他把我拉到一条在竹林中只听得见淙淙声响而现在才露面的溪泉边，指着一滩白刷刷的笋片说：

“有门儿了，这儿还拉了一堆屎！”

我蹲下一看，那一大堆笋片好象拌在粘性很强的米汤里，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树叶、鸟的羽毛。这动物吃进去的和拉出来的相差无几，消化功能可不强，所以一定是大食、贪吃的了，因为只有吃得多，才能弥补消化差、吸收少的弱点。那么，它究竟是什么动物呢？

老猎手轻巧地跳过溪泉，忽然趴倒在地，惊喜地叫

道：“保准是狗熊罗，是狗熊罗！喏，这儿还有一个脚印！”

说着，他伸出自己粗壮有力、筋脉显露的大手，在一个比他的巴掌大一倍的泥土凹印里比了比长短、量了量深浅，一边端详着水润润的土色，一边对我说：“狗熊也叫黑熊、月牙熊。这孽作在山洞里睡了一整个冬天，饿极了，见到什么就吃什么，花果、庄稼、小鸟、鸟蛋，……都吃！这鲜嫩嫩的青笋更是它的‘八宝饭’啦！它的前脚和后脚都有五个趾头，走起路来足蹠着地，跟别的野兽都不一般。”

这时，猎犬跑过来东嗅西嗅闻脚印。老李把火铳往腋下一挟，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屑，笑道：“嘿，土色挺新鲜的，这孽作才走不远，大约三里地，有二百来斤重呢！”

说话的神情，仿佛一头大狗熊已经倒在他的枪口下了。这大概是猎人的豪迈气派吧？我既钦佩，又紧张，紧握着手中的火铳。熊可是世界陆地上最大的食肉类动物，它发起性子来，连狮子、老虎都要夹住尾巴逃走的。过去，我只在动物园里隔着铁栅栏见过，想不到，现在在大竹岚的深山密林里，在无遮无拦的地方，要和它遭遇了。

“小心，别叫火铳走了火！”老李眯起炯炯有神的眼

睛，温和地瞪了我一眼。“出外打猎，一要防枪伤人，二要防人被枪伤，三要寻野兽的踪迹，四要辨东南西北。”

猎犬又纵到前面去了。我们沿着溪流一步一步往下走。无论是天上飞过的野鸡、鸢鹰，或是地上奔窜的豪猪、穿山甲，都引不起我们的兴趣，我们的心思都在追逐着那头破坏大竹岚的孽作。这是两山之间一条特别的峡谷，前后都是一望无际的留云翠嶂，两座青虚虚的峰尖直冲霄汉，而脚下却是峥嵘陡峻、黑巍巍的峭壁。

猎犬又“汪汪汪”叫了，声音比刚才更加急促、尖厉。

“到了！”老李振奋起来，奔到悬崖边缘，整了一整挎在身上的柴刀和硝袋，却把鸽笼递给我，严厉地命令到：“你守着，别下来！”

说罢，他从崖的左沿绕了下去。我俯首一看，这峭壁少说也有六十度陡，长满了茅草，草丛间突兀着扁长的嶙峋怪石。怪石里响起一声雷鸣般的吼叫：“呜——啊！”卷毛犬顿时畏畏缩缩地退到崖下七、八米的溪边去，但仍然拖长了声调，惨惨凄凄地继续叫着。

熊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又不作声了？我巴望马上找见它，又担心它突然出现在脚下的草丛最高处……

“呼！”声雄势壮的一声枪响，打破了我的疑团。在



山谷的回响和呼应中，又传来了一声“呜——呵！”，叫得惊天动地，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高声的厉吼，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崖壁上的草石堆里，滚下两团黑茸茸的东西，一大一小。猎犬立刻换了一种声调，兴高采烈地扑上去。可是它还来不及扑到跟前，那团小的黑东西动弹起来。猎犬吓得惨叫着，掉头就逃，朝崖壁的右沿冲上来，往我这儿奔。

原来，悬崖上藏着两只熊。老李一枪打死了大的，另外一只比较小的凭着浑身的厚肉和厚皮也骨碌碌滚了下来。熊本来秉性孤独，不常聚在一起生活的。也许它们正在“谈恋爱”？也许那只小的还离不开母亲？除了这两种可能，熊都是单个儿活动的。此刻，那只小熊一见比它还小得多的猎犬，神气了，发怒了，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追赶着，也朝我冲过来。“哈——呵！哈——呵！”它张牙舞爪嘶叫着。

这是个意外情况，我端起火铳向狗熊瞄准。它有